

幼稚病（一）

在母亲的葬礼上，我又想起了当初被诊断出幼稚病的时候，那正是我大学毕业后下第一场雪的冬天。那时候，雪纷纷扰扰地连下了好几天，我和母亲坐在精神科主任的办公室里，被纯白的墙壁和桌椅包围着，使我疑心是否雪竟透过窗子飘进屋内，积下了厚厚一层。在一阵令人不安的沉默后，那穿白褂的人开始向母亲确证我罹患幼稚病的事实。他重复着我和母亲已听过许多遍的幼稚病的病症：患者将逐渐无法理解复杂的概念组合，思维模式变得如同小孩，并且在末期陷入无可自拔的幼稚妄想中。他还一再强调这种怪病与智力障碍的显著区别——这一点我们也听过无数遍——患者的智力不受影响，改变的只有他认知和联系复杂事物的模式。当母亲迫不及待地想问什么时，那人预判似地低下头，不无遗憾地静静陈述着让母亲再次失望的回答。以我们目前的医疗水平，暂时没有能够治愈或者缓解的治疗手段。对此母亲只是哽咽着点头，我感受到一股安慰她的冲动，但她的哭泣是那样的专注而投入，透露出一股不容置喙的气氛。在那一刻，我确实感受到雪透过窗户飞卷进来，在我和母亲身上裹了厚厚一层。

那之后的一小段时间，我的思维清晰正常得出奇，一度使我们觉得有关幼稚病的一切不过是黄粱一梦。在与父亲的高谈阔论里，他惊奇地发现我竟能从古代儒家思想一路聊到当今经济形势，又能把现在西方社会政治正确的议题归因到美洲殖民和新教崛起留下的祸根，其思路之连贯，就连领域的专家都不遑多让。于是我像是洗脱了所有罪名一般，又作为一个正常人回归社会了，只是雪依然没有停，在一片灰蒙蒙中挥洒着白。再然后，我开始像我的应届同学们一样，参加各种面试。一个了解内情的朋友见我复出，甚至雄辩更胜以往，打趣道。我就说嘛，就连所谓的幼稚病也不能打倒当代的西塞罗。于是他自信满满地把我介绍到他打工的公司参加面试，起先我确实没有辜负他的信任——对于各种专业问题，我对答如流，出口成章，让面试官都为之惊叹；然而在问及预期薪资时，我却一脸疑惑，不知所措；最后当面试官谈到我要朝九晚五地一周来这囚牢一般的地方待上五天，我理所当然地以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死盯着他，这下他反而以为自己说了什么不可理喻的话而紧张无措起来。

那次以后我便不再参加面试了，据朋友的话说，他们怕我掀起一场缩短劳工时间的革命。我于是名正言顺地开始啃老而无所事事起来，并且终于染上了孤僻的恶习，整日以观赏窗外一成不变的白色雪景为乐。这种无趣的索居一直持续到某天早上，一直以来都持续而温纤的雪突然暴戾起来，像是从细盐变成鹅毛，接着竟从天上直接降下拳头大小的雪球来。也正是那时，我发觉街上多了很多打扮奇特的人，他们穿着奇装异服，蓄着可笑的胡须，并且似乎在大量扩张——他们很快占领了各类电视节目和视频网站，靠着变戏法和做占卜的把

戏迅速火遍全网。就像英国人第一次见到吉卜赛人一样，我对他们的到来同样充满了惊诧与好奇。在一个视频里，我看到他们把自制的塔罗牌塞进一个大雪球里，接着用雪球融化后露出的第一张牌来占卜下个季度的股票价格。比起占卜本身更让我不解的是评论区下人们对此的深信不疑。

雪势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人们为了腾出干道而堆在路两旁的雪已超过了一人高。就在我认真计算着什么时候世界会被彻底淹没时，朋友的到来把我从这种无休止的冥想中脱离了。他见到胡子拉碴，不修边幅而与过去形象相去甚远的我在小房间里读读画画，几乎是脱口而出。好嘛！昔日的西塞罗，现在成了梭罗！直到他表明来意，想在我离开前见我一面，我才知道母亲已经打算带我迁往乡下养病。朋友跟我聊了许多大学时期的轶事，我对这些旧事的清晰记忆让他不住地质疑起我的病情。

我这么跟你说吧。一个得了幼稚病的人不可能记得起这么多事，你一定是被误诊了。

这跟得不得病没关系，一个不再往前走的人总有大把的时间往后看。

你看吧！小孩可不懂得说这样晦涩的比喻。

在他临走时，递给我一杯浅棕色的液体，说是最新口味的奶茶。我尝了一口说，这些吉卜赛人倒也有些有用的发明。

这场谈话后没几天，雪似乎小了一些，我们于是启程前往乡野父亲已置办好了的居所。一路上我看着朦胧的城市光景如同海市蜃楼般逐渐远去，突然觉得雪中的一切都像那些吉卜赛人变的戏法那般不真切。

幼稚病（二）

乡下的雪总是夹杂着雨点，淅淅沥沥又时断时续，这样的雪总是积不起几层来，就被阳光消散了。失去了赏玩雪景的消遣，我竟真的开始模仿梭罗，整日在农舍和田垄间游荡，试图找回现代人性中罹失已久的，属于自然的那一部分。在这日复一日的闲游中，我逐渐习惯了蚂蚁顺着脚跟爬向脚踝的触感，习惯了蛙叫虫鸣的此起彼伏的聒噪，习惯了夹杂着雨雪、农作和牲畜粪便的泥土臭味——这些感觉是如此的真实，使我觉得过去和未来都如梦境般虚幻而经不起推敲，仿佛世界终于剥离了所有冗杂的概念，退化为这种秃头的原始的形态。在这场瓦尔登湖式的超验主义实验中，我很快不再记得今天是星期几，现在是几点，而只凭着东升西落的自然时令过活。时间于是混淆、缓慢，并终于将要凝滞了——它真的定格在某一次日落，斜阳的光流苏似的散落在田垄上，雪花映照着，悬停在半空，像一只只金黄色蝴蝶。就在这仿佛要孕育永恒的一瞬，我碰见了街溜子阿梅。全身上下只穿着一条麻布裤衩，他就半躺在湿漉漉的庄稼地上，用沾满泥土的手臂支着头，出神地看着远方的太阳。

你不冷吗？我用目光发问。

“冷，”阿梅没有转头，“但这是感受这一刻的夕阳所必需的。”

阿梅是村里出名，也是唯一的街溜子，名副其实——蓬头垢面，不修边幅，衣不蔽体，风餐露宿，总是在莫名其妙的地方做着莫名其妙的事。他像犬儒主义者那样在村头旁若无人般地方便，再随手捧起田里的雪水随意地洗干净，或许根本洗不干净。我常常怀疑他便是我患病多年后的样子，所以总莫名觉得他亲切。至少在无所事事这一方面，我们倒是旗鼓相当。

阿梅的职业是乞丐，靠村里人的施舍存活，他对这点毫不掩饰。事实上，他对我把他比作犬儒十分不屑。

“像第欧根尼那样的犬儒哲学家一边嘲讽着有钱人被财富奴役，一边不会意识到自己同样被他们的主义束缚，”阿梅的锐评至今言犹在耳，“我则洒脱得多，我要饭根本是因为没本事赚大钱。如果给我选择，我会选择亚历山大式的自由，而不是第欧根尼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乞讨生活也没什么不好。”阿梅自称是“活在思想里的人”，谁知道在他的理想国里，他是国王还是上帝。有一次我看见梅尔不穿衣服像只青蛙一样趴在田里，手脚并用地扒拉着，心想他一定是沉在莫名的幻想中了，直到他突然惊呼着喊救命，我才急忙跑去拉他起来。他说他在试图游过大西洋时溺水了。

有次他神秘兮兮地把我带到一棵树前，说他遴选了良久，只有她颇具姿色，然后我看到他把“下肢”探进树洞，一前一后地喘着粗气。等到他终于完事，又开始带我参观起他的收藏——一个玻璃球、几个易拉罐和一堆树枝，他管这些叫“资产配置”，问我它们的组合是否充分分散了非系统风险。

阿梅的出现让我的瓦尔登湖来到了高潮，我们滑稽的对话放逐、然后消解了一切，世界不过是光影的变幻。但我却没意识到它的尾声从什么时候已悄悄响起，是家门外响起的救护车嘶鸣吗？或是更早，卧室里回荡的剧烈咳嗽声？这些声音像把锈蚀的铁锯，刺耳地锯断了凝滞的时间。我发现原本应该在清晨和傍晚出现的热粥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屋飞舞的白纸条和刺鼻味道——那是酒精、苏打水和某种陈年药片混合后的苦涩。雪越下越小，夹在我幻想和现实之间的那道屏障正在崩塌，因为维系它的东西或人正在消失。

雪停的那个早上，我像真的小孩一样惊慌失措地跑出门，在黝黑的庄稼地上寻找着阿梅的身影，阳光灼烫着，我没找到他，再也没有。

在母亲的葬礼上，父亲才告诉我她不曾停止过寻找治好我的办法，但最后不得不放弃了。最后的最后，在我满村疯跑的时候，他们问母亲是否与我的病和解了，她看向我桌上的瓦尔登湖，笑着说，“我不记得我们闹翻过”。

幼稚病（三）

当房间角落里装着母亲遗物的木箱又开始凝视我时，我又回想起葬礼的那个下午。天已放晴了数日，太阳炙烤着田里的积雪，使空气中弥漫着恶心的湿热。我们在这种天气下步行前往殡仪馆，让我想起局外人里送葬的场景。

丧妣之痛反而耗尽了我多愁善感的那一部分，而使剩下的我愈发冷漠起来。目睹母亲的棺槨被送往火化炉的确让我不可自制地涕泗横流，但这就是这套程序的设计初衷——不断复读着斯人已逝的事实，好让人们在这份被放大的悲恸中找到一点宽慰。我于是理解了默尔索，但考虑到他后来的遭遇，我只好继续装模作样地捶胸顿足。整套仪式像个冗长的破折，无谓地拖长了生命的尾声。我由衷希望我的死会是个干净的句点，而不是一段充满亲朋好友乱七八糟悼念的批注。

葬礼结束后，父亲抱着一个木箱找到我，那是母亲特别留给我的遗物，里面是一个笔记本，几本关于唯心主义的哲学专著和一小堆易拉罐、树枝之类的垃圾。接过木箱，我感到它意料之外的沉重，那是真相的分量。

接着父亲点起根烟，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如实地回答不知道。既然乡下的传统办法行不通，他建议我回到城市，试试休克疗法，扮一个普通人。我同意了。在驱车回城的路上，令我惊讶的是，离开乡野并未使我得到大梦方醒的清明，而只有无聊的昏沉。也许是我做梦太久的错觉，又也许现实的全貌本就是如此浑浊。

没有雪的城市光景让我感到些许陌生，吉卜赛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穿西装打领带的人。人们不再用雪和塔罗牌预测股市走势，转而诉诸一些复杂的量化模型，至少这样看起来更科学。但老办法仍然行得通——我靠着娴熟的塔罗牌戏法赢得了一份体面的研究员工作。

入职前一晚，我想我不能把这箱东西原封不动地带进坟墓还给母亲，于是终于鼓起勇气打开了箱子。

然后点燃了里面的内容物。

看着翻飞的火星，我感到我该停止对这个复杂世界的无尽追问，而只用不求甚解地模仿那些吉卜赛人。至少在这之前，我从未发现自己这么擅长通过塔罗牌戏法预测股价。只是偶尔，我还会怀念和阿梅鬼混的日子，怀念那些雪泥鸿爪似的旧日幻影。

也许多年之后，我会想起那个湿漉漉的庄稼地的夜晚，我和阿梅挤坐在从废品站里捡来的大铁盆里，一边把同样捡来的木棍插进土里，用力划拉、糟蹋

着田地，一边乘着这艘小船，任由海风带领我们横跨印度洋。明月高悬，黑幕环合，万籁俱寂，悄怆幽邃，只有一个幼稚的人和他的可笑妄想。